



董永清
十

毗陵集卷第十七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袋獨孤及著
記述 一十二首



風后八陣圖記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江州刺史廳壁記

吏部郎中廳壁記

太常少卿廳壁記

金剛經報應本序

瑯琊集

盧郎中尋陽竹亭記

馬退山茅真記

撫州南城縣新真記

鄭駙馬孝行記

慧山寺新泉記

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并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土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

煞氣以作兵法文章以命將于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先戰術俾懸衡于未然察機于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則數不愆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負其回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虵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席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破山破彼

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
異于是既而圖成樽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蠻
戡黎于阪泉者方于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
龍至去而上仙於是乎在遺風冥、時亡而圖存嗚
呼聖跡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以軍
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
江孝武得之攘匈奴服旣越東收穢貊西拓大夏然
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為韜鈴者得
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狀
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于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
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實則是圖也興於
多難廢于升平埋淪不書盛德其泯乃旌諸圖例以
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鳳凰鸞雛翔于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
四方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
庭接苗氏之遺墟非觀風按郡叅事藏職則長者車
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孟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
于淮泗是役也以蜂蠆竄發華夷震驚執事者匪遑
啟居亦既播越我都督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

丞韋公元甫克振遠略殷為長城且脩好于鄰僅從
交相見敦同盟戮力之義圖靖難勤王之舉故三吳
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郡后庶尹輻湊鱗集其來
如歸于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岷至自廣陵
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判
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儼至自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
晉至自吳廬州長史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肥
由是越人吳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絡繹漸至大江
之涯于是乎弘舸巨鷁舳接艫隘贈車鸞鑣轄挂轂
擊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莪星弁執象笏雁行而揖

五十有九人凡處八座一歷中司者三尚書司轄者
二建隼旗者九冠獬豸者十一其載筆掖垣曳裾廷
寺入曹環衛典校蓬萊者印纍纍綬若若架肩于宮
下翼如也夫衛甸侯也以多君子而夸列國梁孝王
漢寵弟也有邠枚嚴馬之盛而焜燿後也孰與以一
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俊入馳軒冕而就客位者
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鸞鳳群翔而萃止不若也彼昔
人所評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掃除江介底定然
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繫維莫從音徽將遠不頌不
述後嗣何觀公于是謹而月之且列其爵里名氏于

館俾來士知衆君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江州刺史廳壁記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鮪史噐即其人也秦以來國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浸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于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江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迄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立稱雄鎮且曰大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之恤

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歧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壘節旁午羽書絡繹走閩禺而馳于越必出此之路而防虞供億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于手應于心則槃曲臃腫迎刃而解况美材乎故公以發矟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歎曰茫々舊壤千載在目觀乎版築則灌嬰之業皎而存焉披乎圖牒則溫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以

百四十有九載篡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
後賢繫：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
師存焉于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
揭而書之以為九江郡國志

吏部郎中廳壁記

太微五帝星座後十五星曰郎位秦漢之君則而象
之乃建郎官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為六郎各六人今
之吏部魏之選曹也掌選舉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
群吏之品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
縣會計致事而郎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

受成于郎中郎中之選非楚金百煉綠弓六鈞弗與
也故居官者不以選曹郎而造罔以見其才之餘力
六猶刀劍之刃未嘗剖大輒切大玉則曰我且必為
鑿錙人猶疑之由其途而升必環周三臺翰飛兩掖
登喉舌秉刀尺者什六七諸曹郎莫敵也歲在乙巳
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諒直實蒞厥位徃歲公為負外
郎也東曹朗然如得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熙々若逢
陽春今也來斯八法在手操割在手成務弥綸舊章
悉如初政嘗以前哲軌躅我之韋弦而武德已來解
署鼎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不表年不紀是廢

德也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春秋存乎座
座右其選部司列之天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長草
時之先後冠于其首以為志云

太常少卿廳壁記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神人鬼地
祇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
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
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獨猶
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六位亞
一等以少叅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

事中中書舍人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
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
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起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
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塵
而損益之乃瞻屋壁史記漫滅于是夏五月己丑皆
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頽儼若對面曰賢者
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韋而絃之賢遠乎哉既進牘
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為之志

金剛經報應述

并序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掛玄冕心冥

真如昔常奉般若法以弘正見雖顛沛造次必與經俱十有若干年矣皇帝中元年冬十月專駕有避狄之師百僚蒼莫黃南馳商於公為盜所攘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唯經是悼行與其獲七宝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為京兆尹痛弘誓之未從也則唯書是圖未於玄法寺之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乃商於所止之本也問守藏者亦曰不知其所自而能得公瞻禮悲喜捧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達故隨心而至昭報肝響其疾若苓願謂孟子太常博士友順志之或曰得與

喪偶然尔何必謂誠感乎及對曰誠於此者形于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以仁義忠信感于物者也况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惠力不啻忠信則因發而果從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贊非思議所及豈佛以般若之雨啓公善牙使因相以獲願進登乎無願法之法歟不然何心境玄合若律呂相召歲在乙酉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
上士勤道精誠若馳願形于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經斯來歸護公身田俾公斷疑公之善根疇可度思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右庶子，領滁州而乏飢者粒
涎者占，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
下，因鑿石引泉，醜其流以為溪。溪左右建上下方作
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
居琅琊邸而為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
夫名溪曰琅琊溪。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石狀而
述之。是歲大歷六年歲在辛亥春二月丙午，述曰：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
若俟後賢，天鍾靈竒，公潤飾之流，為迴溪，削成崇臺，
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

境不在大，怪石磴，湧湍瀉，洞壑無底，雲興其間。
仲春氣至，萬木花發，巨陵被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
山者畢，同無大無小，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酣氣振
溪水為主人，身為賓，捨琴詠歌，同風舞雩時，醉歸
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驅，石門松風，聲類笙竽。
於呼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埃，峴山
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惟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
其肥後之聆清風而歎息者，挹我于泉乎已而。

盧郎中尋陽竹亭序

古有半夏生，木槿然。君子居高明，處臺榭，後代作者

或戶山林水澤而斗木以深其趣而嘉景有大小
道機有廣狹必以寓目放神為情性筌蹄則不俟滄
洲而閑不出戶庭而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
貴心甚遠欲畀其志而高其興故因數仞之丘伐竹
為亭其高出于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逼鑿戶牖費不
過剪茅茨以儉為飾以靜為師辰之良景之美必作
于是憑南軒以瞰原隰冲然不知錦帳粉闈之貴於
此亭適也亭前有香草怪石杉松蘿生密篠翠筠膺
月碧鮮風動雨下声比簫籟亭外有山圍溢城峯名
香爐歸雲輪囷片可教天香天鼓若在身鼻是其

所以誇逋客而傲漢貂者百里奚爵祿不入故飯牛
而牛肥盧公恬智相養于是竹亭小構而天机暢嘗
試論亭之趣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境對而心馳也
欲不足則患不去故意愜而神王也耳目之用繫于
物得喪之源牽乎事哀樂之柄成乎心心和于內而
事應於外則登臨殊途其適一也何必嬉東山楔蘭
亭爽志蕩目然後稱賞公欲其適之可久故命予為
志

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二月依新亭馬退山陽因高丘之阻以面

勢無桷櫨節概之。新椽下剪茨不列墉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儉也是山岸然起于莽蒼之中蛇奔雲矗直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萬狀綺布繡錯蓋天鍾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叅夷徼周王之馬跡不到謝公之屐齒不及岩迳蕭條登採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日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概迺構迺墜作我攸宇于是不崇朝而攻木之功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布鹿裘率

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于是手彈絲枘目送歸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八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使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于空山矣是亭也僻介嶺閩佳境罕境到不書所作使盛迹堙鬱是貽林澗之媿也故志之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于是賓客有底止羈旅有寄寓而是邦也與兩粵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為地遐途窮而瑣：行過之罕到也則於其禮而闕其物焉無脩除之備

無井樹之設及寘五月使人不為導里不授館而益
殮薪芻之貶棄如也由其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何
是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寄擢王公所為南城公至之
日則攷于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所疾苦
凡三月而南城之人和于是設厩置以候賓客葺旅
次以待羈旅夏六月築其館辯其域于道周作新亭
于館之陽厦屋耽々俯瞰濬壑寘位在左主位在右
然後剗境埴埋坎窞以為大達屈之于溪設雙航于
清津以脩經度每將之迎之則郊勞至于致饌無曠
禮無違物而茲亭之經始也取廢徹之材以移用用
迺有節入鞭朴之贖以庀工々忘其勞杜燥濕之虞
以憇賓々至如歸三者不愆于素功是以立若行者
有犯輒之祭居者修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醜酒以贈
之則溪雲竹風生于棟牖而綠野青山為吾庭衢三
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道四方之志焉茲又勝會
之佳境也凡底績以興利革故以謀始脩禮以脩物
儻功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刊茂實之績以示後嗣
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茲亭乎是歲廣德二年也

鄭駙馬孝行記

特進駙馬都尉滎陽鄭潛曜字某睿宗外孫玄宗宗

之甥代國長公主之才子也膚敏而文生知純孝開
元中長公主寢疾公年二十八鴈燧侍左右帶不解
面不饋者累月嘗藥請禱憂懇備至而疾無瘳乃刺
血濡翰書為策祝請命于上下神祇願以身代親之
身乞靈祈死泣盡繼血既而誠達於神感而遂契徹
筵俟命焚其章草獨神道許三字在乎煨燼之中翌
日長公主疾間公故命左右勿敢言於其請天之章
公之客尹靈琛之辭也向微靈琛言之則人莫知之
者矣君子謂天道遠人道迩其死生冥運吉凶陰陽
未嘗與人同功也而孝子竭誠上玄為感神符靈貺

未若響答乃知行或精至則幽明不能逃其應而况
人乎鄭氏之子其事親也可謂孝矣惟武王周公與
天合德三壇之祝宜有丕應若公者在綺襦紈袴
之中非有植壁秉珪之禮而精誠上達神亦降福非
德性純至其孰能致感如此其速者歟公開元二十
八年尚元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公主柔明而賢
輔佐以禮公力行好學處貴不驕跋履夷險無替忠
信歷太僕光祿嗣榮陽郡公佩金印列長戟垂三十
餘載克荷代業而崇其家聲善而必慶為不誣矣惧
他日史氏闕疑也故著之于篇

慧山寺新泉記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迹而披勝錄異者賤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源深以割雞之餘攷古按圖葺而築之乃飾乃圻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為賓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山之方廣勝掩他境其泉伏涌潛洩集瀆舍下無汙無竇蓄而不注深源因地勢以順水性始以懸袤丈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醜醜乳噴發于禪床周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經營于法堂潺湲有聲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能使貪者廉躁者靜靜者動道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發于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功則水之時用不廣亦猶無錫之政煩民貧深源導之則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若響谷其揆一也予飲其泉而悅之乃誌美于石

毗陵集卷第十八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策書

對詔策

勅與吐蕃贊普書 永興泰二年

答楊賁處士書

策秀才文三道

策書

對詔策勅書 蕃贊普書

問大象無體玄功陰陽雖稟二之類萬殊而含道之

源一致是以至八垂訓將以牙物演為真宗昭厥後
學包括六藝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而詮
意至如交樂于天交食于地不相與為事不相與為
謀善无所私惡无所弃施之于教何所勸勉經曰不
爭善勝不言善應正直如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曷
往不臻又曰善建不拔善^抱脫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斯言信矣昔放勳欽明光宅天下人歌擊壤政洽雍
熙可謂善乎建抱免乎拔脫宜其帝系蕃遠貽厥孫
孫瓜瓞邁德垂裕何丹朱之不祀而祭祀輟乎又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以天下觀天下豈有二君乎

夫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無賢佐誰與共理粵若舜
舉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傑成霸王之業夏殷之
末任佞弃賢宗社淪亡為无匡輔經稱不尚賢者其
首何哉聖人立教專氣致柔故形不欲勞性不欲竭
深根固蒂可以長存則有周穆肆狂逸勞過度促齡
損性都以為然又有惟靜惟清守真守朴二經之說
何取則焉

又問善攝生者動與吉會武不措爪兵難借刃單豹
岩居水飲身代俱捐壽永色殤不免搏噬何衛生之
不異而利害之類殊予既同堯在經探微索隱矛盾

若此何以會明側席虛心侍聞成沃

對臣聞道之為物无名无形蓋聖人酌而用之推而
弘之取其精以脩身用其粗以救物從本降迹散朴
為器于是有^可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略雖以冲寂為
宗虛極為體然好用無朕故不可究詰今陛下詰其
體探其宗豈不欲因言演教于教遺有夫長風吹而
衆竅號則大無不動細無不應况陛下用大道為風
以鼓群有臣則吹萬一之音也敢不唱于衆竅之末
臣謹按天有施地有利用天之施以處其和謂之交
樂分地之利以養其生謂之交食夫相與生于有為

有為生于有事則謀名存矣善惡生于公私公私生
于用：則弃名立矣然聖人有為不為焉有事不事
焉有謀不謀焉有善無善焉有惡无惡焉泯善惡于
一致合同異于萬殊則妙門可存教紀斯在

臣又按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失常有司殺
者殺之此不爭善勝之應也文宣王稱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不言善應之驗也周書云無偏
無黨王道蕩：此正直如繩之效也經又云居善地
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此平易如水之證也陛下弘
其教言挹其道以為天下式四上有二載矣且復雅

功外名不有不恃者言詢事若此若缺詔臣等曰常
務斯道曷往而臻臣鯁生也焉知其辯雖然有一于
此願陛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使神不遠于人人不
遠于天天人合契如影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從而
不臻夫有國者必善建皇極善抱至道之不存傾
其宗遷其社之謂拔桀奔南巢受死牧野是也極之
不建失其器喪其國之謂脫太康去洛汭幽王敗
山厲王流彘是也至如堯知天歷在躬故以至公官
天下天下戴之而不辭知丹朱不肖又以至公禪天
下天下去之而不怨可謂邁德矣其後齊史伯迭王

重之以御龍唐社之代祿可謂垂裕矣陛下興廢繼
繼紀立五帝祠節春秋脩其祭典可謂祭祀不輟矣
方之拔脫臣謂不同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大哉聖
人之知微知彰乎夫尚賢者國家之所當先然夫先
聖王雖求賢審官其用未始不無為于求賢不能使
無為無迹存則有為者尚之以為利于是有術智
以驚愚脩身以明汙其漸起于一時之名其弊存乎
千載之後不尚賢者非謂廢股肱之任絕匡輔之力
也蓋欲因時致功成則遣而遺之因義立事遂
則有而無之無之則迹滅迹滅則爭息爭息則無為

無為于是無事雖八元之黜唐弼虞三傑之戡黎滅
項其無為無事一也若夫齊天地宜萬物莫大乎全
真專氣致柔全真之本也惟清惟靜全真之中也各
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真之末也設教者三合其
道者一以貫之雖逍遙與導養殊途然性情與力命
同轍苟因其合而較其分則子產不得不勞于刑政
朝穆不得不逸于肆任若矯其肆任之性以徇刑政
之端是續鳧截鶴虧其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
之辨以大方合二經之旨明應變無方立言不一學
者宜忘言以究其體統不可執言以滯其筌蹄經不
云乎反者道之動惟動而常靜可以取則權足以合
無反經凡養生者以本為精以物為麤閉其外
慎其內迹不踐凶危之境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
憑暴之地武安得措其爪苟守其精而遺其麤故得
於內而喪于外外內無以持其分則衛生之經悖矣
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微大體微妙去鍵墜下
得黃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無所陳其至精傳說無
所用其舟楫啓沃之間豈臣及之有黷睿謀懼隕越
于下謹對

敕與吐蕃書 永泰二年

敕吐蕃贊普外甥朕共贊普代為與國自我玄宗至
道大明孝皇帝與生贊普和親結好將六十年仰思
當時之約豈為一朝之故實欲相恤災患永同休戚
使代子孫為兄弟甥舅如手足之相衛唇齒之相
依自尔便息威罷兵二境無征戰之苦金玉錦繡問
遺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贊普寧忘之乎自我國
家有安祿山史思明之亂難朕謂言贊普必有恤隣
救患之意豈知乘我之釁恣其侵軼煞略河隍之人
多奪汧隴之地又與朕叛臣僕固懷恩共扇誘迴紇
等諸蕃同惡相濟犯我都邑三年之間三至城下此

實贊普苟窺分寸之利自棄一家之信不念婚姻之
好忍絕甥舅之歡累代親隣一朝併奔有目有耳皆
為贊普羞之夫以小國伐大國且勞師襲遠而助叛
臣有是三者神宜悔怒果然懷恩自斃迴紇來降羗
渾諸蕃內難外散天實有眼心可負乎朕頃以背盟
不祥絕親不義寧人負我我不負人所以含垢數年
未忍致討既不得已方思用師正欲悉天下精兵長
駟西向常人問罪然後凱旋上以雪宗廟之讎耻下
以釋將士之憤怒自料以德征暴以大攻小以信討
詐以義伐不義當如沸湯沃雪猛火焚枯八神同力

何往不濟籌議之次適會彼國使來云舊前好德如前日覽書見意良用憮然欲不許則人來歸我欲許則信不可恃是以遣御史中丞楊濟往諭朕意且探誠欵九月濟與彼國宰相某乙等同到得所寄書然後知事皆由衷言無虛謬再披來旨朕甚嘉之何者人非聖哲人誰無過過而能改亦古人之所善追思六十年之甥舅有先祖先贊普之誓約言在史冊信結天地豈以小不忍而隳大體使百姓疲于兵甲兩王遂為仇讎貳過遷怒朕所不取訥依來請彼此結和而今而後不復念惡已令內外屯戍罷拆解嚴允我二國洗瑕遷善經略封疆素有分地各守土宇亦無有侵永為親好復如開元中故事昊天上帝山川鬼神實聞朕言無謂不信冬寒贊普外甥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荅楊貴處士書

上德無為其次為而不擾及為邦歲暮而人疲如初終日以貢賦不入獲譴于上官遂以州比不調之琴思解絃更張之義筭口徵賦以代他征意欲因有為以成無為為未著而人已告怨跡其所以然無德故也夫道政齊刑民猶免而無耻况權道以文經為用

去德逾遠使無速謗末由也已所喜幸苟有過吾子
知之貽書見讓以直諒相益商也起予孟孫愛我吾
子兼之矣愧辱嘉貺願無以當之三復白圭欲罷而
不能然來書所陳富人出萬今易以千貧人出百今
亦數倍富倍優貧倍苦竊詳雅旨事或未然昨據保
簿數百姓并浮寄戶數共有三萬三千比來應差科
者唯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蚕而衣耕
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詩不云乎或燕、居息或
盡瘁仕國在于是矣每歲三十萬貫之稅悉鍾于三
千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戶者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
百其次七百六百貫以是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
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
感其中尤不勝其任者焉得不襁負而逃若以已困
之人已竭之力杼軸不已恐州將不存苟以是為念
安敢不夙興夕惕思有拯之之方今為口賦誠非彞
典意欲以五萬一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愚
謂可復使多者用此以為寡少者用此以為益損有
餘補不足之道實存乎其中富人貧人悉令均減倍
優倍苦何從而生竊料動搖不安以遁逃相扇者不
過以規避之戶與寄客耳此輩浮食偷安以漏羗科

惡同均賦稅之名祇思昔堯若編戶地著者雖駢之使逃亦固不從今已擇吏分官以辨其等差量分八賦其數懸勝以示之信若信之不明分之或過等差之不均官吏之仁不仁困而後去誰曰不可乃未及知歛之厚薄辯之濟否望風聆聲遽告勞而逃斯豈為政者之過乎頌禮義之不愆孰能恤叛者之言耶天下無不食王土之臣寧有不輸王賦之民此輩飲國之澤食地之利將薄斂以助逋賦則曰挈妻子而去之是與鳥獸蠻貊無以異矣其來既不可奉征稅其去亦何足以滌州縣違之二邦亦猶是也等不為用又焉能資陽然計斯人之徒亦未必悉然固或有不夫者焉庶幾其所濟猶大但不防之于微拙誠有之奉教省躬敢不知罪子產鑄刑書作兵賦以救鄭國而獲訊于叔向及才不如子產口算不如兵賦而吾子之言過于叔向之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簿領拘限莫由詣展未見君子馳誠無極不宣舒州刺史獨孤及頓首

策秀才文才文三道

問儒有安身以全德有殺身以成仁有徇名以行己有忘名以救物雖俱出于需墨而用之不同聖人立

言豈其無持操歟夫魏果運命由生受賜伍尚赴郢
伍貞如吳四者孰孝比干死之微子去之太公投竿
伯夷采薇四者孰義石戶竄于海上伯陽隱于柱下
鷓夷子范蠡泛舟于越三者孰潔今欲攷其本末度
長以絜大較其去就合異以為同渴聞貫之之道辯
之之說

問黃帝氏以無為為政垂衣裳而天下順周人三千
其儀六克用又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而成康恭己刑
措不用致化之本豈不同源而文質殊貫損益相反
以古範今何去行就孔夫子用錢而觀而魯至于道

而宓子賤鳴琴治魯單父亦化寬猛之際小大不侔
比權量方實其義焉在數暢厥旨敬佇嘉言

問傳曰其君齊明精潔則神饗人聽故明神降之夫
天地絪縕冲氣為人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至如晉崇
實沈崧生申甫編傳穀城之老言發魏榆之石擣杓
杜伯與商周而存亡黃熊白毛將晉虢而興敗是何
祥也根本焉在二三子賁然來斯宜究乎天人之終
始其志數以對

毗陵集卷第十九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祭文上

弔道瑾文并序

祭土龍文

祭纛文

祭岢山文

祭吳塘神文

為吏部李侍郎祭李中丞文

為元相祭嚴尚書文

為揚右丞祭李才才一
為吏部楊侍郎祭李常侍文

為明州獨孤使君祭員郎中文

祭衢州李司士文

為華州李太守祭裴尚書文

弔道殣文

辛丑歲大旱三吳饑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十七八
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
雖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
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已來不書或

謂縣官處御旅飢饉之弊宜禳災于未然既將不時
賑卹又苦之以杼軸故及是及以為不然當陽九之
厄陰陽錯而災沴降天也非人也於是延陵包佶作
道殣文蓋小雅雲漢之流及亦斐然獻弔且告命云運

八風不和六氣不均上天疾威大厲荐臻俾災流行
殄殲斯人此自淮沂達于海隅札瘥天昏亦既毒痛
匪蹈密網匪罹萑蒲飢饉降喪淪胥以鋪人生寄世
孰非遠客嗟尔賦命天年逼迫生不糊其口死不掩
其骼曠野茫茫僵尸纍纍髑髏崢嶸如堆如坻里閭
無烟雞犬去之死非其死鬼其饒而水陷歷陽貴賤

同之秦坑趙平肉填長子身大不備謂禍莫京復
何為無辜命并將天關之則如勿生司殺之糾孰
孔明伊昔太古上玄之世天無鞠凶物無痲癘父不
喪子兄不哭弟亦有華胥民壽千年陰陽常和王燭
常燃彼何人斯而生斯時聖人既興大盜亦隨外戶
反閉賢愚相欺我先王乃作五兵固不得已而用之
堯舜既沒揖讓不傳黃鉞白旄謂之應天德乃下衰
干戈相連陽九袂興災纏凶年鳥皆夜鳴人失其全
食盡力疲守死道邊不自子後不自尔先萬世一時
運有固然帝在法宮清問下民青
風和布天下皆春尔
往莫
及委骸窮塵

命不可呼蒼昊

祭土龍文

陽驕陰伏女魃作孽孟夏不雨至于是月后土將乾
百谷恐竭天道下濟龍德正中宜甘其雨亦祥其風
日歲與時俾和而豐胡然屯膏物乃殄瘁民用艱食
祈將之祀豈天不仁豈龍不智蓋正直以是輔憫雲
漢于下土詔列缺使舉火命商羊以鼓舞晦兮為雲
霖兮為雨滲我王土而毛之取我黍稷而膏之俾尔
稼如茨俾尔穗如坻實廩實藏為盛為榮無治龍羊
俾神我欺尚饗

祭燾文

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
書李峘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六燾之神天地不仁
神明無親惟德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天構壘
稱亂國有明罰神其舍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敢包
狼心竊發蠱毒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
群動昏墊皇帝震怒俾勦亂略命我上将底天之伐
於是虎牙鷹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群橫行而東我伐
用張月弧雲旗已先啟行方將壓尋陽下南陵收京
口掃建業戶鏡以豐鼓封鯨鯢為京觀俾萬里浪

破三象雲今以今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徼福于
尔有神惟神降衷尚弼予志敢共靡旗無絳驂無
汰輶無僨車命五將護野萬靈並轂令天地氛祲望
風掃降魑魅魍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為神祇羞尚

祭岢山文

一作岢山祈雨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充當
州團練守捉使賜紫獨孤及奉敕以清酌之奠敢昭
于岢山之靈頃緣亢陽不雨梁盛將敗敢以人欲
乞靈于神謂必盱饗過賜介福俄以浹日未蒙降或
潤礎不徵觸石無望稼穡虛瘁溪將竭豈有甘

將為毒癘不然可瘥我以旱而使滌之至此今所
怨咨皇帝盱食下罪已之詔崇群神之祀將以敬若
之懇邀福于明神神其沛然迴慮驟降以雨使枯苗
復生飢者得食上以應聖主乾之之心下以副萬人
頌之望是人性命與神之存亡敢不以太牢少牢
剛鬣翰音之荐以為明祀以報純嘏若猶陽固陰蓄
蘊冲如初神則不明人將何賴六當徹惟馨之奠寢
嚴禋之儀祭禮興廢在此一雨敢固陳告庶無神羞
尚饗

冬月塘神文 祈雨

年月日朝背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
及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吳塘神之靈山作靈鎮
神實司之人作神主及實尸之神非人罔以荐馨香
人非神罔以降福祥馨香不荐伊人之尤福祥不降
六神之羞及剖符為邦今二年矣制節謹度不敢怠
違庶無罪悔以奉禋祀祀未豐潔政或頗類守實及
之責非人之愆惟神祐之俾大有年今盛夏旱蒸五
稼將枯田畷訴號靡知其辜神明豈不降鑒下土油
然為雲沛然作雨使萬人歡康百穀阜滋灑我公田
遂及我私我京我庾維萬維億豈伊人粒神亦血食

衆心願：非歲易望望之濟否怕神所相尚饗

為吏部李侍郎祭李中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蘇州判史兼御史中丞贈吏部侍郎李公之靈嗚呼天以純粹鍾美于公孝友慈惠公廉貞直事君以忠臨節有勇可以師表鄉黨儀刑措紳宜荷百祿乃用三壽孰司物化曾莫負德諸公不死公獨返真官不遇八命年未踰六十豈五藥乖養九藏失節以及此乎將修短之域窮達之數止于是乎前期幽報如所修乎俯觀生前亦有恨乎昔公出入臺閣勤勞王事

馳驅使車周旋天下克已奉職一何正也姑蘇之役姦倖構難公秉義勇誅其渠魁海寇圍逼勾吳震駭公率羸師克剪大敵竒謀生于死地貞節見于孤城夫豈惡生誓無奪志臨危致命一何壯也濯纓來朝祇若王命三府高議方以黃散資公天乎無知不從人欲旅櫬委於空館妻孥恨于遠道其來也駟馬朱轡其往也孤轡丹旄天子興悼台臣雪泣情鍾我輩哀可既乎某乙等義惟寮友季卿等屬忝宗族歡愛如昨書札猶新伸眉未幾交臂忽失形骸留此魂魄何之鳴琴潺湲恍若在耳前路冥冥前遊無期靈之

來兮歆此薄酌

為元相祭嚴尚書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黃門
侍郎兼吏部尚書御史大夫嚴公之靈嗚呼天惟匪
忱才不必壽冉耕斯疾顏回短命吉凶兆朕凡聖同
惑惟公茂質見於芳年菌蠹九葩磊砢千丈頃嘗戮
力當代以智開物若發矟之刃決雲切泥長安浩穰
憲網疎漏天子命公尹京執法能秉直道以張皇綱
盜奔訟息周月報政巴蜀亟擾上為旰食公之攸徂
亂六遠已昆夷授首印燹飲化乃加冢卿為天喉舌

謂當任極台鉉壽如岡陵青雲可攀白日忽暮嗟來
桑扈溘與化往孰云夫君而有斯命聚蘭春敗大壑
夜失非君興衰吾誰慟惜公先中書以道消讒勝不
踐衮職公復筭屈短歷卒無相印蒼生孤望前後同
悲曩子論交于予投分形接意敵聲應事感俱涉世
故累荷寵榮予忝台司公亦亞相大駕東狩獲陪屬
車各負羈紲同并牧圉誠節見于多難交態彰于困
蒙願言悉心共獎王室鎮蜀之役南北頗限猶易前
期未嗟少別別未艾也死生間之夙昔歡愛今反為
悲真宰何人壽夭誰司善而無報天豈予欺憶昨攸

往火旗電輜今也來斯白馬龍輻鯉書遂絕雞黍無
期惜無寶劍掛君松枝旨酒一壺幽冥此辭尚饗

為揚右丞祭李相公文

年月日尚書左丞祔綰吏部侍郎李季卿吏部侍郎
王延昌刑部侍郎魏少遊工部侍郎徐浩謹以清酌
少牢之奠敬祭于故相國李公之靈嗚呼宗祏諸祉
降神生公稟天純懿為國柱石負荷大業儀形本枝
九居專城六處八坐五領憲府兩登台司惟公廉忠
信是務惟寬厚清靜是守危言獻可未嘗脂韋取容
直躬而行不為權倖改操三已無愠一麾乃出其茂

勲崇名遺芳餘事輝映策牘標年縉紳所蒞之邦于
今頌美若鄭人之思子產周人之歌召伯謂公福如
山阜壽登期頤為天子元老以弼成庶政溘與化往
嗚呼曷歸何萬人之具瞻與天命之相違窺遺塵于
臺閣想見公之容徽嗟道伸而壽屈痛迄是而人非
綰等恭承嘉惠昔嘗登門接後堂之懽娛忝東閣之
討論諳浪在身書札是存奈何少別忽間九原尚饗

為吏部楊侍郎祭李常侍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右散騎
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之靈嗚呼冲粹之氣生德于

公忠孝貞諒聰明宏達卓落特立英明虛受自司執
持衡觀風執法周旋三閣出入十載能直其道而正
其身致命臨節仁而有勇造次顛沛義形于色莊敬
發于談笑孝謹扇于閨門若天祚明神德與正直公
宜錫慶鍾壽俾大而昌子何官不至三事年不及六
十積德無報為仁者惑焉今行及先遠將安宅兆嗟
來桑扈往無及期追思平生夙昔懽好懇欵交臂之
分殷勤同心之言今則冥冥無非夢想非夫人之為
慟吾誰為慟不知神之所在彼乎此乎旨酒一樽庶
以為別

為明州獨孤使君祭貞節中文

年月日某官某乙謹以觴豆之奠酌祭于故某部郎
中兼某州刺史貞公之靈吳越僖歲元元艱食帝咨
四嶽分命于公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忠而能力剛亦
不吐出入臺閣將十五載動合律度言為程式及茲
剖符銜疾受命而慨然有表正東夏澄清江湖之心
海隅蒼生方望公以大庇朝廷措紳期公以上台而
悠々蒼天屈公以下壽時既湏而命不與智未窮而
生有涯嗚呼哀哉昔公繡衣持斧予忝接武于朝公
負譴投荒予亦在衽與域山川有間交情無極各適

流波在天一方陰阻艱難亦既備嘗邂逅相遇荆蠻
之鄉惠而好我何日能忘浙右巨鎮甬東孤城風烟
相接吊伐同盟未及前駟莫甲微誠遽聞沉痾忽聞
生死九原誰歸萬事長往夙昔懽愛無非夢想舟逝
壑走吾將安仰隻雞之荐靈歆來饗

祭衢州李司士文

年月日前華陰縣尉獨孤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酌
祭于衢州司士叅軍之靈李君之靈惟君砥節礪行
抱粹含純剛亦不吐直而能溫筮佐仕誠立安卑道
存宜錫難老亦高其門奈何盛德迫此短辰追惟夙

昔脩好于君託以良援申之昏刻勸我以義敦我以
仁各徇薄官俱期致身頃復離別幾為胡秦契濶乖
阻艱難苦辛君限靡監陳力甌閩于集荼蓼零丁海
濱吊恤何深舊好殷勤贈言如昨尺素猶新倏忽長
往吾誰與親常日音徽平生懿文今則已矣長為古
人怜君不知哭君不聞漉酒墳草洒淚隴雲庶因薄
奠髣髴精神尚饗

為華陰李太守祭裴尚書文

年月日華陰郡守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酌祭于
故禮部尚書裴公之靈嗚呼元精純粹生德于公峻

極降祉自明在象濯纓登朝事君以忠出入三閣周
旋兩宮褰幃井陘推轂盧龍喉舌是寄淑問斯崇鯤
背垂天鴻毛順風亦既左官時更困蒙夷險能齊高
明有融三已無愠再命滋恭肇受方伯俄昇秩宗將
陳謨謀以佐時豈如何不吊降此鞠凶珠履聲蒼生
望窮機返太素勲留景鐘杳龍轡瞻言徂東訖飾
薄奠邀神昊穹靈顧來饗髮髯音容嗚呼哀哉尚饗

毗陵集卷第六

毗陵集卷第六

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

祭文下

祭吏部元郎中文

祭壽州張使君文

祭揚州韋大夫文

祭楊右相祭西嶽文

祭韋炎端公文

祭賈尚書文

祭相里造文

祭涑州李庶子文

祭博陵郡君文

後序一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毗陵集後序 安定梁肅

祭文下

祭吏部元郎中文

年月日禮部員外獨孤及謹以蔬飯壺酒酌祭于故吏部郎中元公之靈上士齊死生下士愛生惡死而惑之知生死若幻而不能忘情于其間者我輩所不能克免始者與公同吊死問生論議亦頗堂及此豈謂

言未絕口而公又長往昨日經過遽成疇昔何變化之速乃至于是視不及瞬言不及息嗚呼元君今已返于機夫彭祖殤子同歸于盡豈不知前後相哀達生者不為歎公齒髮未老官途方半相視異前路各有所展豈圖間闊數日而死生間之竹林如故階塵未掃唯人琴兩止影絕響滅湯：清絃豈可復聞承以令晨將越瑩闕痛天道之茫昧子豈無言而悲來從中遠復抒意匪祭也永以為別也尚饗

祭壽州張使君文

年月日舒州刺史獨孤及以清酌嘉蔬柔毛之奠薦

于故尚書工部郎中壽州刺史兼侍御史張公之靈
頃者刻符為郡與公隣邑祇役往復日以携手嘗辱
嘉惠愛我則深奈何別後盈魄未周相去無山川之
間絲聞嬰疾遽告不幸古詩稱一息不相知今乃尔
耶別時高論精論義在耳中尺書洒翰猶濕而形
影驟滅了無還期雖欲効古賢謂悲哀為怛化情莫
可遏徒虛語耳惟公貞亮溫毅強學好古人皆窪而
盈曲而全公獨以峭直接物雖悔吝不改其度人多
求田問舍公獨以百家言為寶藏書至八千卷而不
止以斯道也施于有政故其德形于事業吳仁決于
百姓楚人壽人如得陽春識者揣公壽與竹偕公也
溘焉為人何望嗚呼王事拘限會葬莫及思賢歎逝
執紼涕零若久要之不敢忘也豈不願饗于今日殯
藻之奠尚饗

祭揚州韋大夫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
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謹以嘉蔬
柔毛之奠敬祭于故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
夫淮南道節度觀察處置使韋公之靈王命九作底
綏四方惟公剖符作藩維揚往歲斯民匪迪匪康自

公戾止視之如傷飾文以儒出言有章草刻煩苛載
戢暴強將吏奉君若網在綱罔或作威以紊典常民
斯輯時政允臧和氣被物豐年降祥天之輔仁公
且熿昌奈何不淑景命遽央百城悼心萬民何望及
忝列城備守封疆獲宥罪戾庇身餘光德宇所覆今
也則止偏思遺愛追悼餘芳俯仰興懷望慕悽涼拘
限所賤路阻上長遙抒下情旨酒一觴

為楊右丞祭西嶽文

維年月日司空右相楊國忠吏部尚書中書門下
下平章章見素等以少牢之奠敬祭于西嶽今天

王之神墳自獻歲至于三月畜極不雨屯膏未元元
元其咨滌矣夫快國忠等是用虔奉睿慮率遵祀典
謹遣鳴臯山人韋朝真敢徼福于大神之靈精意總
申而休祐肸鬯宸衷遙達而瑞澤旁沛非神之幽贊
叶于國神之景命符于人則疇能降祥薦祉如此其
速故簠簋犧象酌脩享禮雖冥應無方非馨香所答
能申靈如在庶明靈惟歆尚饗

祭韋炎端公文

年月日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前舒州刺史馬
皇甫曾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侍御史舒

州桐城縣丞聿公之賢昔公執法柱下其
行曾迨後塵比公議某既出守曾後播遷公亦負
謹黜官辱同官為寮之好敢不知孝悌忠信強毅正
直樂善唯恐不及嫉惡不去不止分枉直于心識以
登消為已任形于造次發于自然謂必眉壽且鍾介
福奈何強壯之年大才先謝志業所趣未申萬一有
生之涯溘然水已慈親羸老弱子未齒反葬無望委
骸他山等為歸真艱痛太甚天不我吊哀有何極其
等頃嘗以罇酒豆肉邀君同懼今之所猶前罇也
但夙昔志氣比夫活言遽悉口冥無非夢想往死不
及來莫可追猶持以奠以抒永劫之痛夫復何
言尚饗

祭賈尚書文

大歷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司封
郎中兼舒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謹以清酌庶
醴之奠酌祭于故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賈公六兄
之靈嗚呼性命之源仲尼罕言頃者與兄存而不論
三謂某福必鍾德門水虞昊天驟忍我欺所以分手
容易前期日往書札祇嗟別離孰云別中死生間之
賈生前去遭世不用以中問胸千古猶痛兄之盛守

任適梁棟青雲咫尺始繼溢中止伊大夢
天下孤望非兄誰慟追念夙昔嘗陪討論綜覈微言
獨厲孔門匪究枝葉必探本根高論拔俗精義入神
警將以儒訓齊斯民文章陵夷鄭聲奪倫兄于其中
一代之風復雕為朴正始是崇學者歸仁如川朝
宗六義炳焉自兄中興大名全才儀形百工嗚呼彼
天胡不祐賢聞章諛諛或錫永年如學不幸繫兄復
然豈天地不仁將斯民薄祐之望奪之何遽其
獲見于兄二十有六年矣兄有七年之喪蒙以伯仲
相視博文約禮謂仁由已同心之言期于沒齒而後

尺牘羅列按机情清音恍在平一旦如失萬事
過已民之所望分也胡俟某守恥拘限葬願垂白
馬素車欲往無階寢門一號心酸骨悽容綴自此永
不見復見若魂魄無不之也豈不觀平生心於今日
斗酒之奠尚饗

祭相里造文侍郎

年月日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之奠酌祭于河
南少尹贈禮部侍郎相里公之靈嗚呼往歲嘗與公
度死生變化豈不知身與萬物悉當歸無猶謂不惑
於道者可以不奪其靈豈圖論猶在耳目未瞬而

公度之身復為異物茲知觀化而悟自古皆一而氣
采從中安豈易遣嗚呼公度有志有文量足難盡善
可救物宰賜言語冉季政事古莫兩大緊公兼之伊
昔密荐可否廷折凶佞京師童兒亦知公名其後江
人杞人頌德不暇洛表耆老徯公而蘇東公論者無
賢不肖孰不謂公致君致身方自此始奈何吉未會
也凶問隨之天下悼惜士友悽歎况某投分於榮名
之始並命於剖符之列久要不忘平生賢唯公度早
望同心同病我身子身也子與此往奈何我心何名
臨留為故事話言存乎耳目唯音形渺忽無前期可
望每一念至哀填胸臆往矣公度去我何之勿言一
樽永無共持儻肯顧養表公我思尚饗

祭滁州李庶子文

年月日常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嘉蔬之奠
祭于故右庶子滁州刺史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兼侍御
史隴西李長夫之靈嗚呼才與上壽并者吾不得見
之矣得見中壽者斯可矣嗚呼長夫曾未半之官不
展才事不如志奄謝昭世淹溘歸黃泉雖欲茹哀
可茹乎追惟長夫行茂神俊孝愛友睦諒直仁勇卓
犖夸蕙英明曠達人茂志略邦家心聞為州治行居

百城之最詩賦歌三窮六義之美休聲喧于里共
句被於管絃珠璋令問中外注耳謂當人拜九卿
分四嶽萬人所望一旦中止行路悼惜豈直同心者
之心滄洲長挹之談玉溪獨往之興竟迫身也永孤
願言儻魂而有知當飲痛泉下往歲滌城之會俱未
以少別為感臨歧道舊坎：鼓我酒酣氣振言盡歛
衽孰知此際以是永訣今萬事如昨書札猶新唯故
音容不可復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况長往之別乎王
事拘限莫由執紼卮酒豆肉後會無期嗚蒼悠：逝
者何之長夫魂兮來斯尚饗

祭博陵郡君文

大歷八年二月十五日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
獨及謹以清酌菜菓之奠祭于故博陵郡君之
呼及頽惟鄙薄謬忝合好採繫助祭歲時未幾執手
偕老昊天遽奪齊躄苦晚遺跡太早猶未知壽域有
涯短長已臻其極耶將及薄祐速壘宜為淑明所弃
耶屋壁掛存琴瑟饗絕脩法勸義今將疇依日月有
時龜筮告協將涉故路附于先塋及為印綬所拘不
獲親自封樹豈虞此別死生間之往歲方舟偕來今
也罕輶獨歸郊政一慟心骨可絕頃者萬事無非夫

塵變化茫茫往矣何道今日卮酒將抒永刻尚饗
後序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毗陵集後序 安定梁肅
大歷丁巳歲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薨
于位秋九月既薨葬門下生安定梁肅咨謀先達摛
覽故志以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
秀氣磅礴古訓則存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
紀也于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為二十卷以示後嗣且
繫其詞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
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于

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
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立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
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漓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遺運
王風下扇作者迭起舊俗稍革不及百年文章反正
其後時寢和溢而文亦隨之天寶中作者數人頗節
之以禮洎公為之于是操道德為根本惣禮樂為冠
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于詞故
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
虛美比事為實錄天心凜然復觀兩漢之遺風善乎
中書舍人崔公祐

七 曰常州之文以立憲詩

世衰賢過惡為用。日諱。景長其或列于碑頌流于
歌詠。峻如崧華。流如江湖。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誥
為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
不陟。誠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之中子也。道
與之粹。天授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
靜可則。仁厚孝悌。積為本行。文藝成乎餘力。凡立言
必忠孝大倫。王伯大略。權正大義。古今大體。其文中
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同歸。會合于道。故于
賦遠遊頌。嘯臺見公之放懷。大觀起邁。流俗於仙掌
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

道于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誼虛爽之謚。見公闡明典
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
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紀成功。以旌善人。則張平原
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誌。鄭行
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立德以貽後昆。則先
祕書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策文。演釋氏之
奧。於是。有智鏡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
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琅琊溪述。盧
氏竹亭記。抒久要。歿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待
郎元負外。李庶子。物以事一篇。一詠。皆足以

追踪往烈哉正

八其以述作之相授夫子乎

不然則吾黨安得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公仰公猶師每申之以語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後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與共學庶乎成名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遂啣涕為序俾來者于是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脩之於此篇

毗陵集卷第二十終

漢光武渡滹沱河冰合賦

獨孤及

昔漢光武收河北之年馳馬將進滹沱在前為敵所迫當冰不堅及軍裝隱鱗以登岸殺氣崢嶸而塞川意者欲定神器於茲日彰聖人之動天若非使不道者喪有德者王則水不能以造次而結冰不能以斯須而壯變浩浩之流為峨峨之狀擁高旌以進雷長轂而上及企路以全軍又迎風而破浪于時進隔闕于長津顧邀遮其後塵患勢莫之敵浪沒不可振求一徑而莫遂惟群臣不親賴王霸之力協光武至聖之德人從悅已

贊勤王之直故得舟楫不

設衣裳不濡避 以往來冰以趨一水之上兩軍相
殊使後人視水則有光武求冰則無望飛塵而惆悵
對寒流而踟躕由是知天人之合發與神祇而相符
不然則何以延十二之物四七之輔滅新室毒流之
日作漢氏中興之主受命之瑞也六何異去女降于
軒轅白魚躍于周武燕趙之間清流瀾下高風已遠
遺燭於是

毗陵集卷二十終



君獨孤及之思陸 在可字是尚是門人其編當時原華允
為難得昌君亦曾師言其錄乃載語不從也漢其詩文
標茂中別平神不愧一代作者雅逸洋山人有不滿
處未可施其附和耳惜其八卷前有張文或傷印
兩方一正一逆刻其為得同吳門近有新雕本墨款需
牛及一校其台當侯瑞異日可也
遂光二十二年乙未九月重校一日嘉興錢之樹識

設衣裳不濕避 以往來水以迺一水之上西軍相
殊使後人視水則有光武求水則無望飛塵而惆悵
對寒流而踟躕由是知天人之合發與神祇而相符
不然則何以延十二之物四七之輔滅新室毒流
日作漢代中興之主受命之瑞也六何異士女降于
軒轅白魚躍于周武燕趙之間清流瀾高風已遠
遺躅於是

毗陵集卷二十後



君獨孤及之思陸 集序卷尚是門人所編當時原非九
為難得昌黎亦曾師事其錄乃載語不徒也語其於文
標於中別有神 不愧一代作者雅陸洋山人有以滿
處未可施其附和耳惜弟八卷前有張文叙備印
兩方宜正刻主為得向吳門近有新雕本要亟需
中及一校身全當俟稽異日可也
道光十五年乙未九月望後一日嘉興錢之栢識





